

武汉封城日记 | 第四十二天

阑夕 阑夕 Yesterday

过去一天，武汉市内累计出院病例首超现有确诊病例，这个角度刁钻的四则运算结果，艰难构成了压抑已久的向好信号，加上疑似存量一天天的减少，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总算是步入了一个稳定的清空阶段，曾经遭到大水漫灌的街道，又被日以继夜的一点点全部抽干。

根据卫健委的最新版指导文件，无症状感染者不在公布数据之列，无论是确诊还是疑似都不算进去，据说是基于传染性极弱的临床依据，社交媒体上不理解的声音还是颇多，生怕这种大局为重的宽容会毁了防堵至今的不易成果。

从全国来看，出院之后再度复阳的病患比例也不容小觑，在希望恢复正常生活的人丛中挥洒疑虑，就像一根扎在手指头上面的细到几乎看不见的刺，说痛也未必有多痛，异物感却始终令人介意。

近日还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一名复工的程序员自述突感身体不适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去就诊，最后被医生说是N95口罩戴久了，加之整天闷在通风不佳的写字楼里，造成了轻度缺氧症状，让这位老哥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哭笑不得。

口罩、耳温枪、酒精棉片、消毒水、无接触配送、出入通行证……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，我们的生活方式被改变了太多，有些或能培养良好习惯的事情——比如勤洗手——会被希望可以继续保持下去，可是也有另一些徒增心理成本的事情，每个人都在惦记着可以早日摆脱的那一天到来。

我上周在超市下单了一批干粮，收到时发现已经出现不少过期商品了，这意味着经营者是在从积压的库存里抠东西出来，交付本应销毁的货物，城市供应链的瘫痪大概经不起更久的时间压力了。

知乎有过一个被骂得很惨的提问：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，新冠肺炎对中国的积极意义是什么？」当然，抛开表达措辞里让人不适的客体色彩不谈，把人类从灾害中学到的经验用以构建一个更好的制度，其实还是值得书写的。

只是这种书写忌讳的是抽象而宏大的朗诵文本，以及那些遮掩不住的涂脂抹粉的动机，人们要的是具体的、细节的、专业的、甚至最好是不带感情的工程，**就像伦敦霍乱之于卫生公共法、芝加哥大火之于城市美化运动、西班牙流感之于国际卫生合作计划等等，吃一堑，就要长一智，千万不要长出别的什么玩意。**

用阿兰·德波顿的话来讲：「新闻中大部分的内容，终究乃是陈述世界各地的人，在各式各样的立场中犯下严重的错误。这些人没有能够在还有时间的情况下掌握自己的情绪、节制自己

的执迷、判断是非对错，以及作出适当的行为。我们不该虚掷从这些人的失败中获取教训的机会。」

这是我的武汉封城日记，第四十二天。